Research on the Income-Increasing Mechanism for Rural Low-Income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Synergy of Labor Skills and Labor Condition

Zheng Shiqi, Chen Jing, Zheng Yuxi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61000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victory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have shifted from relief-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participatory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ore lies in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of rural low-income groups through education empowerment. However, rural low-income populations still face issues such as low income levels, weak income-increasing capacity, and low-level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ies. Based on education empower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lemmas and causes of income growth for rural low-income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labor skill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resource endowments, low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income-increasing paths: the "skills-job" matching model, the "resource-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odel, and the "policy-market" linkage model. The study argues that only through the coordinated co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through education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enhance labor skills, can the sustainabl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low-income groups be achieved, and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be promoted.

Keywords: Education empowerment; Synergy of labor skills and labor conditions; Rural low-income; Income increase

教育赋能：农村低收入人口劳动技能与劳动条件协同增收机制探究

郑诗琪　陈静　郑钰熙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中国·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农村扶贫策略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核心在于通过教育赋能提升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综合能力。然而，农村低收入人口仍面临收入水平低、增收能力弱、产业参与层次浅等问题。本文基于教育赋能，从劳动技能和劳动条件的协同视角，分析了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增收困境及其成因，包括资源禀赋不足、教育程度低、内生动力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三条增收路径：“技能—岗位”对接模式、“资源—产业”转化模式与“政策—市场”联动模式。研究认为，只有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协同合作，通过教育持续改善劳动条件和提升劳动技能，才能实现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可持续增收，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教育赋能；劳动技能和劳动条件协同；农村低收入；增收

1 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现状及问题

1.1 农村低收入人口数量庞大、类型多样

农村低收入人口作为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基础性构成单元普遍呈现出经济资本匮乏与社会资源受限的双重困境，为了对这一群体进行常态化追踪评估，民政部将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人口、易返贫致贫和其他困难人员等五类人群划定为低收入群体并建立了这五类人群的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末，该监测系统已覆盖8015万目标群体，占人口总量比例达5.7%，直观印证了农村低收入人口数量规模的显著性。此外受制于生理机能的衰退、健康资本损耗或职业保障缺失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处于中等收入阶层边缘的群体在遭遇经济波动或突发风险时，将面临多维困境，因而他们成为增收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浙江省运用“双线识别”机制把中国农村低收入人口定义

为收入高于低保标准但低于低保标准1.5倍的人口，该模式将收入介于两者之间的5500万边缘群体纳入保障范围，构建起阶梯式识别体系[1]。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既具有总量庞大的典型特征又展现出人口学特征、致贫诱因及风险类型的多元化形态。

1.2 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体水平较低

当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较快增长的格局难以持续，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能力明显减弱。截至2024年末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31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为5.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188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从上述增幅来看当前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虽逐年增长，但仍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差距且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由表1可见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不高，但这两项收入的增长在发生新冠疫情前一直快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的增长。但从2020年到2024年，财产净收入特别是转移净收入的增长出现明显放缓现象，从近年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按五等份分组，从2018年到2020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是快于农村中间偏下户、中间收入户、中间偏上户、高收入户的，但从2020年起农村居民中的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长率仍明显慢于中间偏下户、中间收入户、中间偏上户和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自2020起有所下降且仍与高收入组存在差距显著(表2)。上述数据表明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收敛趋势但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绝对值仍处于较低水平，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型”结构特征依然明显。

1.3 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能力弱与支出压力大并存

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而人均消费支出却则达到了19280元。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处于29.8%，其中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28.8%，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高于城镇水平高达32.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农村家庭在增加收入方面的能力相对薄弱也面临着较大的消费支出压力而农村低收入群体作为农村中的弱势群体主要依靠传统农业劳作或者从事低技能的非农就业工作。他们的收入极易受到诸如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以及经济周期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由于农民难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并掌握新的农业技术、市场动态信息以及相关政策法规这严重阻碍了农村低收入群体拓展增收途径从而导致农村低收入人口同时面临着增收能力不足和支出压力巨大的困境。

1.4 农村低收入人口产业参与层次浅、获益少

农村低收入群体多集中于种植、养殖等初级生产环节，其缺乏对农副产品加工、仓储、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参与。随着大数据的到来，农村低收入人口在乡村旅游、电商等新兴业态中大多从事保洁、搬运等临时性低技能岗位，他们的平均日收入不足百元并且没有社保保障。相反经营民宿、直播带货等高收益环节则被外来资本或本地能人垄断，从而导致农村低收入人口无法参与其中。根据调查显示低收入群体在农村旅游项目中参与经营管理的比例不足10%，其收入占比低于5%。目前数字技术应用门槛较高，而低收入群体先天资源不足，难以借助电商平台直接对接市场。尽管当今自媒体行业如火如荼，农村低收入群体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无法充分利用物联网实现增收，从而出现农村低收入人口产业参与层次浅、获益少的问题。

表1 2019-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结构的变化

收入类型	2019 (元)	2022 (元)	2024 (元)	2024 年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 (%)	2020--2022年均增速(%)	2022--2024年均增速(%)
人均可支配收入	16021	20133	23119	100	5.88	6.46
工资性收入	6583	8449	9799	42.39	6.44	6.89
经营净收入	5762	6972	7845	33.93	4.88	5.57
财产净收入	377	509	580	2.51	7.79	6.12
转移净收入	3298	4203	4895	21.17	6.25	7.07

表2 近年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五等份分组较上年增长率（%）

组别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低收入户（20%）	11.03	16.27	9.83	3.73	3.47	4.76
中间偏下户（20%）	1.92	14.64	6.54	11.49	3.28	7.51
中间收入户（20%）	4.61	11.60	5.20	12.47	5.46	5.89
中间偏上户（20%）	6.54	9.31	5.84	10.93	6.38	5.42
高收入户（20%）	8.73	5.90	6.85	11.84	6.95	8.81

2 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困境成因分析

2.1 资源禀赋不足，劳动条件结构性失衡

农村物质资源不足是影响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胜利，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资源禀赋不足的现象。农村低收入人口长期以来陷入低收入的恶性循环，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拓宽收入途径，仅依靠自身发展产业并直接对接市场或创业难度较大，因而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发展带动，尤其要发展对低收入群体就业友好型的适宜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村低收入群体在劳动过程中，因制度、资源、技术等系统性因素导致的劳动环境、权益保障、发展机会等方面的深层次不匹配，这种失衡是嵌入于城乡二元体制、产业分工体系及社会政策中的长期矛盾，导致劳动者无法公平获得与劳动投入相匹配的收益和保障。

2.2 教育程度低，劳动技能有限

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文化知识已然成为提升个人能力、增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但由于优质传统文化的流失以及创新型文化教育的匮乏，大部分农村低收入人口所接受的教育与文化熏陶有限，因此在文化知识层面难以契合现代产业发展的需求。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下Mincer收入方程模型：$\ln(w)=\beta 0+\beta 1S+\beta 2E+\beta 3E2$，其中，S表示受教育年限，E表示工作经验年限[2]。教育和技能的培训对工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通过增加受教育年限或技能培训时间，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显著提升其工资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图1）。单一的劳动技能使得农村低收入人口与市场需求脱节，他们大多掌握传统农业技能如人工播种而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多依赖于科学种植、机械操作等技能，农村低收入人口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与经验，无法迅速实现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从而导致农业技术应用效率低下、效果不佳，教育程度不足以及技能缺失让农村低收入人群在面对经济波动时适应能力极为薄弱。与此同时，对于农村低收入人口而言，教育与技能的双重弱势形成低收入陷阱，低教育家庭难以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与教育环境，导致下一代持续陷入“低教育—低技能—低收入”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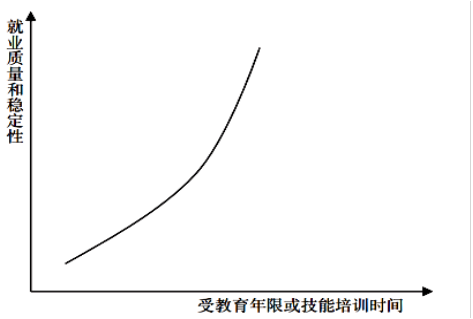


图1 Mincer收入方程模型

2.3 脆弱性突出，内生动力不足

内生能力的缺乏成为制约其收入增长和稳定性的核心问题。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农村经济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农民的价值观念并未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部分农村低收入群体依赖“等靠要”的思想，不愿意脱离国家政策的扶持，他们长期生活在封闭而又落后的农村，对精神满足方面并无太大需求，同时在国家政策的支持方面存在欠缺，非农就业岗位的劳动保护不够健全，农民工难以在城镇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受自卑心理以及城乡之间差距的影响，从而对生活持消极态度，这种双重差距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无法真正摆脱贫困，对自己的能力和未来缺乏信心，缺乏对现代科技和市场的认识和了解，长期不求上进，缺乏创新精神，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经受着时代的淘汰，导致他们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心理上抵触，面对社会转型无从下手，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农村低收入人口脆弱性突出，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也难以解决。

3 基于劳动技能和劳动条件协同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路径

基于劳动技能和劳动条件协同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要立足于农村低收入人口独特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源、家庭结构、发展外部环境结构等特征，从资源、技能、政策等方面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实现“输血式”与“造血式”的互补。本文在“造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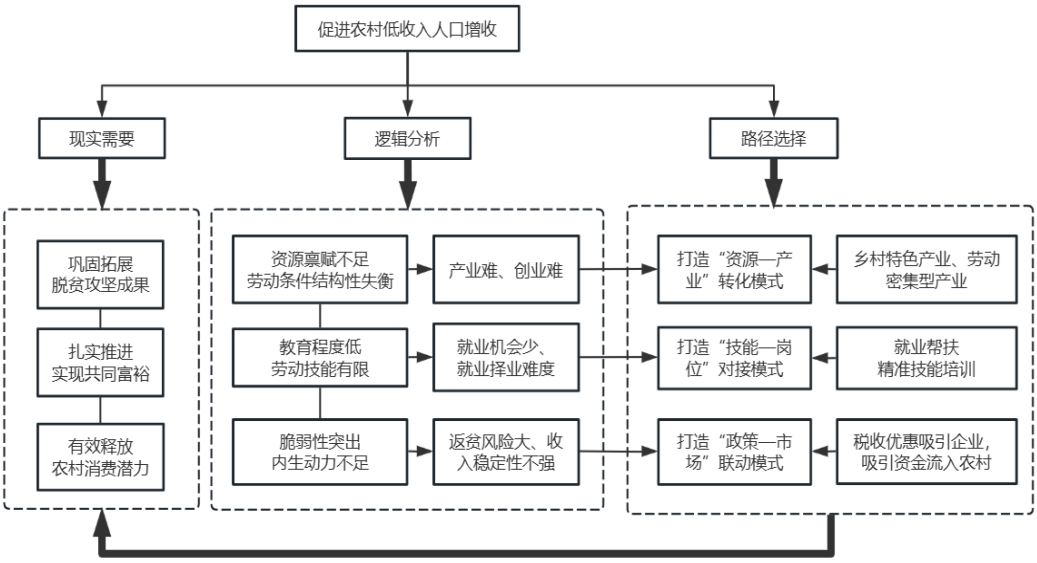


图 2 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的路径分析图

式”和“输血式”增收机制下，综合考虑低收入人口的特性和发展需求，提出三条增收路径：“资源—产业”转化模式、“技能—岗位”对接模式与“政策—市场”联动模式，从而实现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路径（图2）。

3.1 打造“资源—产业”转化模式：结合地区优势，开发农村特色资源

实现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当务之急是政府携手企业全力构建全域协同发展的崭新格局。政府与企业应当从从多个维度着手，充分利用农村先天优质资源来拓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就业途径。第一，政府可以在整合农村现有资源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当地的特有的优势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挖掘农村地区独特的文化、历史和传统产业优势，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园。第二，政府提前做好产业规划。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选择适合农村地区发展的特色产业，如农副产品加工、乡村旅游、手工艺品制作等，并进行产业规划和定位，着重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小镇经济并积极推行 “一镇一业” 的差异化发展策略。同时充分利用 “互联网 +” 模式，为传统产业赋能从而打造成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关键枢纽节点，推动乡村特色旅游产业发展从而构建起“特色产业+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创新模式[3]。在有效挖掘与开发农村特色资源的基础上，为低收入人口创造大量就近就业的良好机会，帮助他们实现增收致富。

3.2 打造“技能—岗位”对接模式：教育赋能构建基础性和专业性技能并重的增量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价值增值过程中，较复杂的劳动比普通劳动力具有更高的价值。教育能够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为群体提供走出困境的机会，同时，它也是社会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阶梯。基于劳动技能和劳动条件协同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路径，首先要从教育入手，打造“技能-岗位”对接模式以此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整体教育水平。第一，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确保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国家可以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院校协同的方式，加大对农村低收入人口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确保农村低收入人口与其他村民一样享有同等生均经费标准。第二，政府应联合企业及时提供针对性强的农业技术培训，有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建立起“需求导向、精准匹配、定向输送”的就业服务新机制，构建基础性和专业性技能并重的人力资本增量体系，在当前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并存的背景下，“技能—岗位”精准对接模式能够有效与政府、企业达成合作，从而向劳动力市场定向输送劳动力。第三，随着当前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政府应该大力实施数字技能提升工程并构建完备的配套培训体系，包括开展电商运营、直播带货、数字支付等实用技能培训[4]。不仅如此，政府在为农民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和创业支持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设立乡村数字人才工作站帮助农村低收入人口实现人才

与岗位的精准对接，推动低收入人口融入新兴产业从而拓宽增收渠道。

3.3 打造“政策—市场”联动模式：税收优惠吸引企业，吸引资金流入农村

打造“政策--市场”联动模式是当前国家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迫在眉睫的有效措施之一，我们可以借助内部优势力量带动弱势一方从而凝聚起实现增收的强大合力。从政策角度出发，国家应积极制定一系列组合式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前往农村发展的企业减免其增值税、给予所得税优惠同时在用地指标上予以倾斜等激励手段来激发企业下乡的积极性。也可以按照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数量给予相应的岗位补贴设立乡村振兴专项基金以吸引更多企业到农村地区投资兴业从而大幅增加农村就业岗位，以此发挥优势企业的带动作用来促使农村低收入人口实现增收[5]。在市场层面，政府应优化政策积极引导龙头企业、电商平台与乡村开展深度合作，在共建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的基础之上大力培育乡村网红经济并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从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来增加农民收入。总之，只有政策与市场协同发力才能够吸引企业下乡投资，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助力低收入人口掌握数字技能，最终达成“产业兴旺、农民富裕、乡村美丽”的良好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1] 刘明月，汪三贵，张崇尚．共同富裕目标下低收入农户持续增收：理论逻辑与路径探索[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6):58-71+199-200.

[2] 左停，赵永丽．增强劳动技能与改善劳动条件：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路径分析[J]．社会科学文摘，2024,(10):94-96.

[3] 何水，倪子奥，陈钰晓．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双重视角[J]．世界农业，2024,(07):85-98.

[4] 朱晶，李天祥．农民增收入：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路径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5,(02):2-12.

[5] 史常秀，曹海霞．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低收入群体帮扶的现实障碍与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2024,(07):93-94.